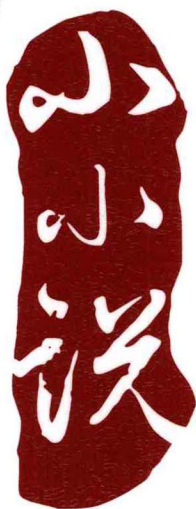


王晓峰 / 著

当下



DANGXIA

XIAOXIAOSHUO

小小小说的魅力就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文体，而更是一种文化活动和文化结果。

本书细致地梳理了小小小说发展的历史和文体特征，

是小小小说理论研究领域的力作。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当下小小说

王晓峰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下小小说/王晓峰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 - 7 - 5039 - 3585 - 5

I. 当… II. 王… III. 小小说—小说史—研究—中国—

当代 IV. I207.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9722 号

当下小小说

著 者 王晓峰

责任编辑 帅 克

封面设计 雪 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a.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3585 - 5/I · 1629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	-------

第一章 前提和背景

第一节 小小说兴起的一个理由	(19)
第二节 小小说的源与流	(21)
第三节 文学发展的一个启示	(24)
第四节 小小说理论的发展节点	(29)

第二章 小小说文体

第一节 有关小小说文体的一种假说	(39)
第二节 作为一种文体的小小说	(42)
第三节 叙述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45)
第四节 命名的意义	(49)
第五节 小小说精神	(53)
第六节 好小小说的标准	(57)

第三章 小小说作家

第一节 什么是小小说作家	(65)
第二节 小小说作家队伍分析	(69)
第三节 小小说作家的梯次和构成	(74)
第四节 创作成本	(80)
第五节 永恒的主题	(83)

第四章 小小说读者

第一节 小小说的读者	(89)
第二节 普遍阅读和阅读时尚	(98)

第五章 小小说的文体地位

第一节 文学里的文体位置	(105)
第二节 小小说的平台与高地	(109)
第三节 小小说评奖和鲁迅文学奖	(111)

第六章 小小说杂志

第一节 小小说的文体规范和创新	(119)
第二节 引领小小说创作	(129)
第三节 组织行为的影响和作用	(134)

第四节 纯文学刊物的“坚守”精神和流行	
文化刊物的“经营”意识	(138)
第五节 三大文化期刊与小小说之比较	(145)

第七章 小小说的文化特质

第一节 “小小说是平民艺术”	(153)
第二节 作为一种文体，小小说在何种层面上 成为文化标识	(160)
第三节 小小说究竟是什么	(165)
第四节 小小说文化	(174)

附 录

小书大文章——评杨晓敏的新著《小小说是平民艺术》	(185)
精选的小小说	(192)
答《百花园》原创版“名家访谈”	(195)
答天健网的访谈	(199)

这个时候，该说些什么了，关于当下小小说，及其作家，及其读者。

因为，在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近二十年来小小说的发展历程中，如果置身其中，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小小说的变化，那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长。它的每一次进步，都让人欣喜，让人感到成长中的艰辛、困惑和痛苦。就像一位热爱大地的农民，把希望播进了土地，便一直在辛勤耕耘，为了秋天而不惜自己的汗水，但也感到了时时的不安。

也就是在这几年里，具体地说，应该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小小说的秋天，是一个金色年华的季节，沉甸甸的收获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收获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小小说的文体意识趋于成熟；

形成了一支梯次有序的小小说专业的和业余的作家队伍；

各种各类原创、选载的小小说报刊、图书完成了对市场的较为密集的覆盖。

小小说的市场（狭义的是指小小说消费群体、读者；广义的还包



括，由小小说的作家、编辑出版人员、印刷、发行零售商和读者构成的产业链条，或曰文化产业）出现了繁荣局面。按照我们的直观估算，全国小小说市场上每年的总体销量额度应该在数亿元人民币。在编辑部、印刷厂、经销商和读者中间所形成的资金流应该在十亿元人民币，应该肯定地说，小小说已经形成了一个较有影响的文化产业，直接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并提供了许多个就业机会。应该说，在文学的所有文体里，二十多年来，小小说是最早接受市场经济的风雨洗礼的。

过去不是这样。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小说文体，小小说的历史也许不过才几年的时间，也许应该从 2002 年在北京召开的被称为“小小说成人典礼”即“当代小小说庆典暨理论研讨会”开始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文体存在的重要标志是：有着相对独立的文体意识，有着相对独特的美学诉求。作为一个新兴的被民间拥戴起来的文学品种，小小说经历了漫长的左右摇摆的甚至是痛苦的成长过程。中国现代小说诞生的时候，现代形态的小小说也就诞生了。但是那时，没有谁指认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学品种。写短了的短篇小说就是小小说，是普遍的共识。也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后，新时期小小说开始了自己的起步；同时，国外小小说被介绍过来了，比如日本的星新一；港台地区及东南亚国家的汉语小小说也被引领过来，都促动了小小说文体形成的萌动。

也就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期，郑州的《百花园》文学月刊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大型小说双月刊《小说界》里的“微型小说”栏目、江西南昌的《微型小说选刊》一样，在有意无意之中感觉到小小说这一文体发展的种种可能，于 1985 年创办了《小小说

选刊》，一本薄薄的小三十二开本的文学期刊。

那时候小小说这个文体很小，很弱，没有谁专门从事它的写作，没有谁专门从事它的研究，也没有现在这样拥有固定而广泛的读者群体。那时候中短篇小说盛行于文坛，好像每一篇稍稍有点模样的中短篇小说，都能引起热烈喝彩。而这个篇幅短小的丑小鸭，只能躲在舞台上最不起眼的角落里，看着它的哥哥姐姐们在聚光灯下迎接着鲜花和掌声。

作家、读者，还有评论家、文艺界的领导，很少有人看得起这个弱小的不起眼的小文章。

但它还是以顽强的生命力，悄悄地在全国各地的报纸副刊、文学期刊的不显眼的位置上，生根发芽，默默地发展和壮大着自己，并在那些无法拥有文学话语权的读者中间，扩散着自己的影响，展示着自己的魅力。尽管在一些重要的文学刊物里，在重要的评奖活动中，依然见不到它的身影，但它还是像在学习贯彻当年毛泽东同志著名的“农村包围城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理论一样，在文学及社会的边缘，在舆论与读者的边缘，开始着它的生命历程。

河南的郑州，那肥沃而久远的中原大地，便是小小说摇篮之一。

这是一方神奇的土地。背倚着黄土高原，一方平坦开阔的大地，悠久、绵长。大黄河，把中华万千年的文明，播撒在这里，并带动着境内上百条大河，洛水、伊河……滋养着中原大地的精神气度。茫茫无边的嵩山，还有其怀抱之中的少林寺，都是冒险精神、探索者的滋生地与大本营。洛阳、开封，中国的帝王古都，孕育着精神上的霸王之气。开国建都，打造伟业，是一种冒险精神，是开先河的精神，是探路者，

是创造历史的魄力。

这里有风光一时的“亚西亚”和“红高粱”。中国社会步入市场经济的最大规模的商战是在这里打响的；中国第一家民族餐饮的连锁经营，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尽管他们最终都失败了，但他们在中国商业史乃至历史上，写下了最为卓著的一章。他们以他们的理想、抱负，以他们的一世声名，以他们孤注一掷的精神，探索着中国现代商业的走向。他们以他们的失败，为后来人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前行的历史，进步的社会，总是要有人为它付出沉重代价，甚至是舍身取义。这就是中原大地的人。

这里也是仁义、淳朴、善良的滋生地。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要旨，在这里源起并发扬光大。常香玉，著名的豫剧艺术家，就是这种文化的一个象征和代表。她的刚毅与执着，她的无私奉献和兢兢业业，她的宏远志向和善良仁义的胸襟，成为中原文化的一个象征。

也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小小说承袭着那种执着刚毅无畏的开拓者精神，也承袭着那种善的、美的、真的为人为事为国家为民族的精神茁壮成长起来了。

小小说能有今天，让人感到庆幸，也感到骄傲与自豪。当下的小小说，不仅仅是郑州的两三本小小说刊物上刊登的短小文章，而是中原的小小说，是全国的小小说，是可以与少林寺，与豫剧，与“亚西亚”和“红高粱”有同等意义的文化符号。它的存在，会以它特有的叙事方式，把中原文明，把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像春雨润物一样，默默地播撒在读者的心里。

生活在中原大地的人，会时时感受到心里的那种古风习习。在过去，有两个句子：“逐鹿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沧海桑田，中原的过去不再，中原雄霸大中国的极为重要的历史上、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中心位置也沦为历史的典籍与掌故，成为历史的资料。但是，中原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还在，风韵犹存，影响仍在，它还会以中原大地为基础，为集散地。《三国演义》里所描绘的中原大地的苍茫雄浑让多少人心神向往。在河南，在郑州、开封、洛阳，在龙门石窟、关林、白马寺、少林寺、大相国寺、龙庭，一代代皇戚国胄、达官显贵、龙子龙孙，就那样平静而平凡地成为风景，想像里的中原大地的英雄豪气和皇家大气在这里荡然无存，和北京、上海、西安相比，中原大地以它平易和澹泊把历史解构为平常的文化风景，成为安详恬谈的平常生活。

小小说不是吗？在各地，在网上，在小小说的作家及读者的口口相传和著书立说里，郑州是“中国小小说的大本营、集散地”，是“小小说的中心”；“郑州的天空是小小说的天堂”。就是郑州的伊河路十二号，是郑州的一条并不起眼的支线路，不宽敞，两边是低矮密茂的梧桐树，温馨而又恬淡。二十年来，这是个让所有喜欢、热爱小小说的人满怀着激动的所在，其中许多人对这里充满着敬意。他们从来不掩饰自己对伊河路的向往，对小小说由衷的热爱。2004年4月，百花园杂志社在郑州的风景区龙湖举办了小小说大家族联谊会。会议结束不久，网上有刘靖安的一则帖子：



离开郑州的那天晚上

站在大街上，近处、远处全是灯光，闪烁出一派繁华。街上行人很少，已经十一点多了。茫然四顾，我不知该往哪儿去，只好漫无目的地拖着孤单的影子踟蹰着。我又想起了龙湖山庄的温馨与和谐。

……离开了龙湖山庄，自己真的就像一只离群的雁，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不知该飞向哪里。这种心情，也许只有车上的一幕才是最好的诠释。车上，我和侯德云、袁雅琴二位老师坐在前面，后面是魏永贵、高宽、何晓等几位。车门关上了，车子启动了，大家沉默了。突然，魏永贵说，我想哭！真的，我也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短短四天，小小说已经把我们全连在一起了。小小说，让我们其乐融融，彼此眷恋，难舍难分。轻轻地，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魏永贵带头唱起了《大约在冬季》。我们前面三人静静地听着，静静地感受着。不知不觉到火车站了，大家一一握别，各奔东西。我和其他人一样，走了一段路不知不觉停了下来，向着龙湖山庄的方向张望。我知道，大家的心还留在那儿，不肯和我们一起回家。

听说，郑州原名叫绿城，坐在飞机上也看不到城里的楼房。可是，我的眼里，却没有了那掩盖楼房的绿色。我想，这些绿色消失了，小小说百花园的绿却在旺盛地生长，那些长满绿意的枝丫已经伸展到了全国的各个角落。连远在四川的我，也能触摸到它的枝头。这，也许会给郑州人带来心灵上的另一种慰藉吧！

说实话，从古到今，郑州也有不少的风物、名流，但我对这些却一

无所知。我所知道的，仅仅是小小说和与小小说有关的人、事。这不知是小小说的荣光，还是郑州的悲哀。走在郑州的街上，我的心，再一次茫然起来。

明天，就要离开郑州了。对郑州，我说再见。对小小说，我什么也不必说，也不需要说。

因为，我永远和小小说在一起。

这个帖子会让一个轻易动感情的人惆怅万分。帖子里的眷恋、流连和激动，是对郑州的情感，对小小说的情感。离开了郑州，就像是离开了小小说，离开了那个温煦的所在。

也就是在郑州，像是专门为小小说而生的小小说作家们被培养和聚集成一支梯次有序的队伍。他们散落于全国各地，怀着一个共同的理想与愿望，怀着满腔的激情，在辛勤耕耘着。

也就是在郑州，策动和吸引了成千上万个读者的目光。他们也许不怎么去读文学，但都在读小小说。他们以他们特有的喜爱沉浸在小小小说里，完成了一次次文学上的熏陶与精神上的沐浴。

这里还吸引着领导层、评论家和其他与小小说无工作关系的人的一次次关注。最初的无动于衷、最初的瞧不上眼，只要接触到小小说，先前的漠然、疑虑就会烟消云散，就会成为感动，小小说让他们成为同盟和知音。

在伊河路，在小小说最前沿的地方，每日里都会让人感动着，为小小说，为着那些拥有小小说共同理想的人们。



这里是中国小小说的源头和大本营。

对作家和读者来说，提到某座城市，就不能不提到这座城市的文学期刊。北京，让人想到的是《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在天津，有《小说月报》；在沈阳，有老牌的《鸭绿江》；在郑州，有《小小说选刊》……这些文学期刊像城市的标识一样，带着它所独有的城市语言与表情，以它特有的文化能量，吸引着一批批作家和读者，鼓涌起本雅明所说的“文化潮流”或“文化小溪”^①，把自己的文化信仰与精神，辐射开去。比如，作为老牌的影响力十分了得的《上海文学》，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的确体现出上海这座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具有重要文化地位的城市，所具有的包容和先锋精神。上海的另外一些文学期刊，像《收获》、《萌芽》，都明显地体现出这样的精神征候，例如当下“80后写作”，大都从上海开始起步的。

现代城市，现代人的生活里，不可能没有文学期刊。这是已被城市现代史所证实了的一种文化现象。按照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特拉菲尔斯的观点：都市（现代化城市）是一个生态系统。而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作为城市文化、城市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的文学期刊，将占有它自己的一个重要位置，即“生态栖位”^②。在这个位置上，它的意义与作用，就是本雅明所说的显示出这座城市的“总体的语言”的一种，即

① 参见（德国）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1版。

② 参见（美国）詹姆斯·特拉菲尔斯《未来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1版。

它以“精神实体”的存在方式，显示出“语言实体”的表达——城市的文化精神与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期刊，是它所在城市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

这才是一种无声的感召，一种无形的文化路标。比起当下的城市电视广告，似乎它更有信心，更有公信力。特别是，在传媒、媒介如此发达的当下，在图片、影像这种更直观的语言诉求的背景下，文学期刊所载负的文化含量、审美意蕴、想象空间以及特有的艺术境界（文学性）、品格、性情和它所具有的含量、深度、广度——为这座城市所滋养所赋予的，便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尤其看重《小小说选刊》存在的理由。主要是，滋养和哺育它的郑州，所给予它的那种独有的精神文化资源。郑州是一个新兴的城市，但它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由此而来的勇领潮头的精神气质，以及构筑文化前沿的气度与能力，都体现在这样一本开本不大的装帧典雅而又时尚的《小小说选刊》之中了。因此，在《小小说选刊》，它的意义、作用和影响，至少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对小小说这个文体的现代形态的确定，经过二十年来的风风雨雨经营，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并且，在这二十多年里，它培育、带动和聚集了一批专事创作小小说的作家队伍，并以搭建的各种平台推动这些小小说作家在文坛上在读者中的影响；在这二十多年里，它以特有的小小说文体形态和精神气质，培育、带动、影响和左右小说的阅读群体（即市场），鼓涌起一轮轮小小说阅读时尚，即如美国文论家韦勒

克所说的阅读上的“赶时髦”^①的文学现象。

2. 在城市现代化的构建过程中，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和图画、声音、影像这种简易阅读需求旺盛以及网络、手机这样的传媒、媒介高度发达的社会背景下，文学创作里的组织行为（引导、培养、推动）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对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组织是一种有目的、有措施与办法、有经营、运营理念的社会行为。正是在这种组织行为里，小小说才有可能在这二十年来一步步地走向了今天，走向了当下的一个高潮。《小小说选刊》的组织行为，包括提倡推动小小说理念、精神和动态的文体形态的确立，包括小小说作家队伍的培养提携，小小说读者市场的引导、培育、开发等诸多方面。

3. 它在小小说领域里的领航、示范、导向，源出和体现出它所在城市的文化精神内蕴及品格，也体现出它所在的城市的胸怀与气度。这是一种很有见地的、开阔和开放的胸襟和气度，充分开展、利用和推广了自己的文化资源的优势，有一种“得中原者得天下”的精神，把自己的精神推广出去，以自己的文化精神与品格濡养和涵盖四方。

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在上海，“20岁人”徐迟大量阅读了西方的期刊而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练习”。在徐迟的回忆录里，在李欧梵论及城市与期刊关系的一系列论著里，我们看到了期刊和一个都市，和都市

^①（美国）雷·韦勒克 奥·沃伦《文艺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12月1版，第100页。